

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佳作：遠行

瀛苑副刊

文蔣珮宜（中文系）

時序在九月，緊抓著夏天的尾巴一般，東南方的熱度彷彿揮霍不完，依舊讓扭曲傾斜的海市蜃樓在柏油路上獨舞。火車站，孩子即將北上求學，一個大大的後背包，僅裝著一張地圖還有些許終於自由的雀躍、少許茫然的不安，伴隨著母親放心不下的殷切叮嚀及列車即將啟程的鈴聲乍響，她們道別，然後孩子轉身離開，沒有回頭，所以也不會看到背後那雙凝視著的眼睛裡，透露著落寞…。

火車行經花蓮，窗外的太平洋，海岸線跟陸地劃開互長的弧線一條，陽光灑下整片亮澄澄的鋪在海面上，冷然的海水似乎也溫暖起來，孩子因為這片擷取不盡般的美麗深深感動，以為看到希望，便安穩的沉沉睡去。中午，一覺醒來，躺在車輪跟鐵軌摩擦作響的規律節奏上面，時間盡責的送孩子滑入繁華的都市腹地，好像是汐止吧？過兩站就是台北車站了，佇立在眼前的風景一片灰撲撲的，讓人暈眩，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，一塊一塊的防竊鋁窗，一格一格的切割出人們之間的交集，井然有序，通往天際一般的樓層，生活在其中彷彿也變得卑微，人就這樣變得渺小了起來一般…。

這就是未來四年要獨自生活的地方嗎？“獨自一人”的無依之感，宛若泛著某種自以為壯烈的蒼涼…孩子默默的在心底，細細描繪這一股無以名狀的感受，帶點驕傲，如此愚蠢地。

她終於從那種總有一天會窒死靈魂的循環裡出走了，卻毫不自覺地踏入另一個吊詭的重複。

思緒倒轉到西元二零零六年，那是個鳳凰花在樹枝尾巴燒得死透的季節，砸了一地紅艷艷，一團一團白衣黑裙、胸前戴花的畢業生，遮掩不住的喜悅，是如此囂張，一次又一次的同學聚會、一連串的謝師宴、包廂裡曲終人散的狂歡，青春的氣味渲染在空氣中，是如此張狂。八月收到榜單的哀傷，恰好跟六月之後的快樂形成消長，是否開心的額度已被用完？孩子無解。糟透了的情緒無處發洩，堆積在心裡恰如一塊乾燥海綿，以驚人的速度吸取濕答答的煩悶，被這個升學率近乎百分之百的大學“窄門”所排拒在外的感受，摔了一大跤的十八歲。

重考的日子裡，白天在早餐店打工，晚上到補習班看書、上課、考試，重複而規律，重複而焦慮。究竟有多少人，就用一支筆，在滿溢著阿拉伯數字的世界裡征戰？桌上平躺著三角函數，右手邊平放著昔日的秋海棠地圖〈聽說現在大家都叫它老雞母〉，還有膝上放著秦王政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度量衡的筆記，孩子不懂那些公式、那些遙不可及的人文地理、那些一連串冗長枯燥的大紀年，對於幻想中的美好將來有何實質上的意義，可是她知道不把這些吞下去就準備在聯考的戰場上被撲殺，再一次。

生活在這三百六十五天的枯燥裡，孩子開始期待遠行，家裡那扇小小的窗，關不住想飛的欲望很張狂，人類這種動物啊！總是把自私行為合理化，她心想著自己是如此深愛著家人，離開雖然不捨，但是為了夢想，離開是必然。孩子沒發現其實她更愛的是自己。

孩子更拼命的念書了，以一種恨不得把書本嚥下的方式…恍若堅定了某種決心。白天依舊在早餐店打零工，孩子除了包包三明治，洗洗餐盤，偶爾，也偷偷觀察著來來往往的顧客，其中，有一位中年上班族男士，扣除掉周休二日，幾乎每天到八點四十分，準時來店裡報到，一成不變的西裝褲、白襯衫，一成不變的外帶一杯奶茶、一份漢堡蛋，然後一成不變的匆匆離去，宛若某種儀式，連早餐也形變成一種制約，孩子心想“以後絕對、絕對不准變成這種連自己都瞧不起的大人、過著機械一般庸碌無趣的人生…”。

“到了、到了…”耳邊傳來窸窣蘇蘇的交談，回過神，台北車站四個大大的楷體字直立在圓柱上，明晃晃的映入眼簾，原來是火車到站了。她緩緩的站起身來，背起背包，隨著身後推擠的力道，顛顛仆仆踏上月台，人好多啊！孩子被無數雙快速交叉擺動的腿給憾住了，每個人的臉上都異常凝重，嚴肅如此，疾速的步子一踏一踏，像是對於自己即將前往的目標非常確定一樣，參雜在其中從容慢走的她顯得特別突兀。問過車長，捷運轉乘在十一號包廂的位置，於是她踱步前進，以一種緩慢的姿態。

捷運圖上的淡水站，坐落在紅色線上的最尾端，感覺有些遙遠。列車門關上，行駛的速度感從中山、雙連一路奔馳到竹圍、紅樹林、終點。孩子不會預料到，這條第一次細細賞玩並感到如此新鮮的風景線，在看了第一百次的時候是如此令人生厭。出了站，迎面而來的氣味像是要把鼻子腐蝕掉一樣，已經不是用“臭”這個字就可以形容的了，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淡水河。孩子搭紅色二十七號公車上山，學校淡江，這是她的第一次遠行，總共三百七十五公里的人生出走。

託著親戚的幫忙找到房子落腳，孩子心底盤算著，這幾個月存下的積蓄都繳給學費及房租了，或許先要找份事做，這不是她第一次跟現實低頭。為了不讓母親過度操勞的

背膀垂得更低、父親耳鬢間被歲月洗過的髮絲更蒼白，她總想著以後一定要更努力掙錢，讓他們過過好日子。孩子後來才知道他們要的其實不是任何物質上的富裕滿足，而是精神上相互陪伴的安適。

孩子念的是中文夜校，白天在補習班打工，晚上垂頭晃腦的，聽著台上口沫橫飛的老教授講授四書、抑或是文學字跟文學概論。偶爾，邀約幾個三五好友唱歌狂歡，偶爾，花點小錢轉戰五分埔、士林、東區吃吃喝喝買買衣服，北投泡溫泉、九份訪落日、陽明山踩夜景、貓空品茶，帶點零嘴在景美二輪戲院耗上一整天…。她被城市絢爛多姿的小把戲耍弄的眼花撩亂，啥都趣味啥都好玩。弄丟了當初念中文系的初衷、遠行的初衷。

孩子似乎迷了路，在物欲橫流的這裡，一次次為了快樂之後的空虛而空虛。孩子忘了小時候枕的白雲就覺得全世界都擁有的那種單純，只感到長大後擁有的更多卻覺得匱乏愈貧窮的悲哀。對於欲望，人們總嫌填不滿、擁有的不夠。

孩子忘了當初讀著《海邊的卡夫卡》的那種熱血沸騰，奮而立志要成為世界上最強悍的十五歲少年，現在已經二十而立了依舊無成一事；孩子忘了當初讀著《擊壤歌》那種醉心於瀟灑瀟灑的年少青春之感，而立志要永遠保持赤子童心，卻不知不轉眼間過著日復一日庸庸碌碌的瑣碎日子，瞎忙一般，並且漸漸變形成曾經自己眼中那麼不屑一顧的破大人；孩子也忘了曾幾何時深深陷入《傷心咖啡店之歌》中，崇拜馬蒂奮不顧身只為追尋一份自由，以及海安那無可救藥的浪蕩理型；孩子還曾感性的替《異鄉人》掉了幾把鼻涕幾把眼淚，抑或是在夜深人靜的夜晚獨自吟唱一首《流浪者之歌》；偶爾也嚐嚐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輕》的重量感；似懂非懂的沾惹點李昂的犀利、朱天文的晦澀、白先勇的末日貴族情、邱妙津的孤寂、蔡素芬的小人物傳奇、駱以軍的沉悶、村上龍的糜爛、太宰治失格的人間…。

碎紙般飄浮在日子裡的字句，只要有一篇可以留下來，讓後來的人可以記住，不必多，一篇就夠，這樣她就成功了，孩子殷殷切切長久以來的想望，卻在什麼時候，把對於文字的感性跟寫東西的熱情都弄丟了？她不知道。

轉移了不同的時間與空間，孩子卻再一次陷入吊詭的相似重複。上班、下班、上課、下課、考試、發呆、等待、等放假、等待無以名狀的未來變成現在，呻吟無病呻吟的濫情、然後格局很小的，去爭食一些無用考試制度下的阿拉伯數字殘渣。遠行漸漸的變得愚蠢而沒有意義。

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嗎？孩子笑了起來，帶點淚水…。



圖 洪翎凱